



写下这题目，内心已有些零乱。这样的家，大抵是很难为人接受的。我当然也是。打小时长辈们就告诫我：家，起码应该是整齐干净的。所以，我生活的家，便因了这些规矩而存在着：厨房的用品不会跑到堂屋去，该是奶奶房间的东西不会放置到父母的房间里，生产用的农具就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堆放着，就连鸡鸭的活动范围，大约也是有个定数的。家里的桌椅板凳多是用了很久时间的，许多地方已经发出了木质的光亮，甚至在落座时，能轻易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但肯定不染半尘。厨房的铜铲木柄已几经脱落，却并无一星油渍。挖土的铁锹进门时，一定是刚刚洗过脸面，连个土星子都不会有。屋内土质的地面，总是保留着自身的色泽，板扎而平滑，那亲切的感觉，即使是当下再好的板材也难比拟。

十六岁去镇上读高二，很长时间，一个人住在父亲的宿舍里。水磨石的地面上，置一床一桌一凳而已。按照父母的教诲和长时间在乡下生活养成的习惯，每日必用高粱秆子做的扫帚荡一次地面，用碎布缝合成的抹布掸拭桌凳。桌上的课本绝不会散乱，床上之物一定是铺叠得整整齐齐的，别人坐一坐，我都要皱皱眉头。父亲每次回来，总是会心一笑，从未置一个否字。有一次甚至笑说道：学会治家了。

当兵后悟及既往，方庆幸以前的习惯竟对接了部队里的生活规矩：整床铺、叠被子、挂毛巾、放牙缸，扫地抹尘，信手而为，绝无半点不适之处。而部队执纪的严苛，更固化了我的养成。日子，便在这中规中矩的流程中滑过了二十年。

从军校毕业以后，有了一个教官的身份。和另一位同事住在一个五脏俱全的套房里，除了公共空间，余则各自独享。因先入山门，便先开口，约法三章：公共部位须保持干净整洁，谁的事情谁负责，且务须当日事当日毕。室友兼同事虽性格大大

零乱的家

□ 卞荣中

咧咧，却也爽朗应允。其时，理想与前途的想法甚是坚挺，把工作做好，成了我笃定实践的目标。故无聊之举极为鲜见，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三驾马车，生活被放在了极次的位置。忽一日，一位同乡同事到访，看一眼我堆放在客厅餐桌上的书报杂志，忍不住大声感叹：看你这乱的！我恍然一惊：目光所及，确无一点规矩之处，一桌子书报杂志像是从天上倾倒下来，乱不堪言。我讪讪地笑，室友竟在一旁落井下石：还跟我约法三章呢！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不知道。一定不是我的粗心，而是别的什么原因扰乱了我的视线，以致我与这种乱象和谐相处且毫无察觉。但正是在这样的零乱里，报纸、杂志上开始有了我的名字。第一炮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炸响，二十二岁那年。我欣喜若狂，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乱有什么不好，甚至特别青睐于这种乱象，仿佛里边藏着许多灵感，只等待我去寻找、发现和利用。后来有几次，我也尝试着把它们归整起来，像军人的队列那样，让人视觉震撼、精神振奋。不日，一切又被打乱，像一堵被推倒的墙。我无暇顾及了，因为许多好的和不好的消息不断涌来：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的发表和许多编辑部的退稿信交替而至。我放任着它们的自由，并在它们每天不断变化的造型中，吮吸着它们的精华，堆砌着自己的文字。甚至，由着这样的零乱蔓延至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。室友笑我：以后定规矩不要太随意。

搬了一次家以后，仅仅维系了屈指可数的几天，乱象不请自来。舍友易人，不知我如此能“乱”，笑着赞叹：好家伙！你可以啊！我笑而不语，心里却在说：这乱让我安静着呢。尽管

我不擅闲聊，但常有战友窜门，三两个进入室内，看见满桌、满床的书籍、杂志，看见满地、满墙的习书纸张，“走走走，坐的地方都没有！”我脸上歉意，内心得意：零乱还能拒人于外，妙哉！

待到转业以后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这零乱之状却又不治而愈，仿佛回到了当兵以前。犬子绕膝，贤妻在侧，感觉又多了一层温馨。这是生活变化的给予，是时光沉淀的产物，当然乐于享受。又庆幸初心未改，工作、学习和生活同步向前，惰于懈怠，勤于忙碌，干净整齐的家恰似宁静的港湾，每次微笑着拥我入怀，让我备感幸福。

零乱的状态再次来临，且无比执着，首先缘于大孙女的出生。爷爷辈的人一定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。起初还好，无非是多了些宝宝用品，为方便使用，总会在顺手的地方放着，并不顾及居家的美观、整齐。后来又多了些小衣服、小鞋子什么的生活用品，也并不见得乱。再后来，什么躺着的、推着的童车，大小大小、形状各异的玩具，各种启蒙、益智的书籍和电子产品等，魔幻般地在家里的许多地方“长”了出来，而后就是家里见白的墙上到处成了涂鸦的地方。

很想拾掇拾掇，却发现，即使是全家总动员，仿佛都缺少了一种能力，不知如何收拾整齐，而再次零乱的速度比想象的来得更快。于是，全家人对家的整齐便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新标准。直到二孙女儿出生，其后的乱景更甚：各种小零食，各种奶制品，各种儿童用品，各种儿童书籍和学习用品，骑的、滑的、推的、电动的童车……再也没见过我儿时的家了——当年我们兄弟四人、三代同堂时那种简单、干净、整洁的家。

不过我从没因此烦恼过、抱怨过，而总是在欣赏着、享受着，用不同年龄的感官和心态，体验着居家生活的变化——那种让我的心化作阳光的温馨。

零乱的温馨。

元旦假期琐记

□ 徐之标

声乍起，随即便满堂喝彩，让我更如打了鸡血般亢奋。一曲唱罢，临退场，我还戏精般加了点猛料，目视前方，摇头捶足，“唉！”一声叹息，欲说还休，直叫人黯然神伤。“一代词宗”秦观仕途失意，他乡遇红颜，被我唱成“情深深雨濛濛”琼瑶味！

2日早上，手机里太极拳友老王声音大得像高音喇叭，震得耳朵“嗡嗡”的，“快点来，我们在盐河边酒店吃早茶，不见不散！”我赶紧调转头，风驰电掣，上得二楼包厢，一大桌子师兄师姐，眼神毒刺一般，和一大碗热气散得快尽的大煮干丝一个表情。

“平时，看你打拳积极性蛮高的，新年大头的，三请四邀，一大桌子就等你一个！”秘书长陈静“哒哒哒”一通机关炮乱扫。

一晃，咱太极队已经风雨兼程，走

过五年整，大伙切磋拳技，互相鼓励，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和亲热感。

说话的档儿，一大盆鸡蛋羹上桌，一个精致的青瓷盘里是嘎嘣脆的锅巴，一小碗热油浇上去，“哧啦啦”一声爆响，是开吃的信号。

3日大早，老爸心急火燎地来电：“家里电视坏啦，光听到声音，看不到人影，找个人来修下子。”他每晚必看《新闻联播》，老妈爱看本地台戏曲频道，电视机是老两口的快乐所在。

“老家那边估计没人会修，你最好开车把电视拖到城里来，正好也把老两口接到家里住段时间，免得他们在心慌。”老婆一边说着，手下平底锅里荠菜烧饼“滋滋”脆响，满屋飘香。

赶紧买点水果和老爸爱喝的奶粉，再到药店配上两大盒“参松养心胶囊”“降压片”，来个说走就走的美丽乡村半日游。

远方的村子里，炊烟袅袅。老妈最拿手的淡菜金针参汤、软兜长鱼、煮块鱼、雪花豆腐，还有一杯幸福小酒，已香喷喷地向我们招手！

服不差穿，但是每年春节，嫂子还是会为爸妈添置过年衣服，不过每次他们都推三阻四的。

今年还没到腊月，母亲特地叮嘱嫂子，今年真的不要再给他们买衣服了，衣橱里有好几件羽绒服。前年买的就过年穿几天，去年买的就穿一水。脱壳的棉袄新崭崭的，几年不上身了，扔掉又舍不得……嫂子嘴上答应爸妈不买，在网上看见漂亮的适合他们的衣服，又加进了购物车。吃饭时和爸妈说起，妈一百二十个不同意，让嫂子退掉。嫂子告诉妈：衣服在网上买便宜呢，再说新年有个新气象。

新衣服到家，爸妈开心地试衣服，一边试一边叨叨：我们又不是小孩子……

小时候，家家户户厨房里安装着或大或小的锅灶，在锅膛里添烧麦秸稻草和柴火，一日三餐，忙上忙下，灰头土脸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农村条件改善，开始用炭炉子了，烧的是蜂窝煤，中间分布着整齐的煤孔，原料广泛，成本低廉，比大锅灶省事简便，一个人可以悠闲做饭。外婆家条件好些，是村里较早用上炭炉子的。依稀记得外婆家用的炭炉子外面包裹一层铁皮，青绿色烤瓷漆面，简约美观，炉膛里可以摞三块蜂窝煤。两边的提耳，是拎炭炉子用的，底部有开关可调节控制进氧量

的炉门，打开火旺，关上也能保持蜂窝煤不灭。通常情况下，炭炉子上总是放着一只水吊子，始终有热度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要喝滚烫的开水，打开炉门，通风加大火力即可，水一沸腾，水吊子就会发出尖锐的哨音。家里来不及烧开水了，我是常提着暖瓶去外婆家充开水饮用。

后来，我们家也买了炭炉子，但生炉子是个麻烦事，是有窍门的，技巧掌握不好，炉子不仅生不着，还会弄得乌烟瘴气，让人垂头丧气。生炉子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将炭炉子拎到院里生火，以便出烟。在炉膛内填入废旧的纸张点燃，加些易燃的柴火，柴火着成一团火了，垫着蜂窝煤引燃。用芭蕉扇不停地对着炭炉最底下可移动的小门扇风，好让蜂窝煤燃烧得快些。晨曦中的炭炉子上烟雾滚滚，随风缭绕，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味儿。烟无声静，把炭炉子的小门对着风口，让它自己燃烧，蜂窝煤的煤眼里窜上了蓝幽幽的火苗，这才拎到厨房。

稍不留神，忘记了换蜂窝煤，炉子里的火就灭了。夜晚时间长，需要换一块新的蜂窝煤封火，经夜不熄。也有操作不当的时候，次日清晨，打开炉盖，炉内冰凉，顿生沮丧。懒得再生火，

时光里的炭炉子

□ 丁鹤军

外婆家离我家近在咫尺，我用火钳子夹一块黑乎乎的蜂窝煤到外婆家引火，要不换个烧透了心的回来，引燃自己家的炭炉子。外婆絮叨：夹一块走就行了，还拿一块来干嘛？此声已遥，但犹在耳。炭炉子暖身，外婆话暖心。红腾腾的蜂窝煤里，也燃烧着外婆的温情和慈爱，冲淡了几时生活的几许窘迫、几许辛酸。

里下河的冬天格外潮湿阴冷，侵入肌骨，呼口气都是白的。炭炉子其他季节做饭，冬季兼具了取暖功能。经久难忘的，莫过于放学回家，将冻得红肿的小手在炭炉子上翻来覆去地搓搓，烘烤一会，温暖从手上传递到身上，由身上传递到心里，表情由寒冷僵硬而一点点地缓色温和。不忘用筷子串一只馒头，放置在炭炉子上烤，等到表皮焦黄，揭下来吃掉，再接着把白白的瓢子翻转着烤，香味诱人，盈满一屋。

用炭炉子其实也是有危险的。妹妹去小姑妈家洗澡，小姑妈特意在澡盆旁放了炭炉子取暖，却不想煤气中毒，命悬一线。小姑妈发现及时，才幸免于难。我军校毕业的时候，还是一年一次的冬季征兵。连续三年，我都在新训中队当排长，训新兵。临时集训单位条件相对艰苦，还是烧煤取暖。许是心里有阴影吧，每晚熄灯后，我都要检查炭炉子的封火，确保没有安全隐患了，才踏实入眠。

时光里的炭炉子，那是一个年代里的记忆，一段岁月里的情结，氤氲着生活中温暖的味道，覆盖着生命里难忘的印记，炭炉子里静静跃动着的幽蓝火苗，暖暖地燃烧着儿时的梦……

抢扫把

□ 谢文龙

法比，不知道原因出在哪。一天早晨，离起床时间还有十多分钟，我突然醒了，想着再睡也没必要了，不如早点起来，找个扫把去扫连队通往外面的大马路，这样领导知道了，不就对我有好印象了吗？说干就干！当我走到工具间拿扫把时，看到章祺已经在里面了。那会儿，我觉得我找到原因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想，明天我一定要起得比他早，不能让他抢了先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离起床时间还有50分钟，我在闹钟的催促下一骨碌地下了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工具间，扛起扫把，踮着脚走了出去，生怕吵醒大家，更怕被章祺发现。我是从路的那一头往连队这边扫的。当我扫到连队门口时，章祺正好扛着扫把走了出来。看我满头大汗，看着刚刚扫过的整洁的路面，他愣住了！那一刻，我就像一个得胜归营的将军一样在他面前高高地昂着头，神气地将扫把左右甩了几下，就像胜利的战旗在敌人面前不停地甩动一样。

后来我当了排长，发现有抢扫把的战士时，心里都十分高兴，毫不吝惜地给他们表扬鼓励，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我。抢扫把这件小事在外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，其实背后反映的却是一颗年轻的积极向上的心。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这样的心！